



大树的命运

□朱笑云

对绿色生命的情有独钟,似乎与生俱来,我的“情窦”开窍于绿树,我的审美始于绿树,从我知事便敬畏和钟情于一切绿树。它们春的葳蕤、夏的繁茂、秋的尔雅、冬的娴静,尽收眼底,令我心动。而渲染沧桑之绿的树,我岂止欣赏,更多的是敬重、敬畏。它们是一地悠久的见证、文明的标志、独到的风景、生命的搏动。那叶、那枝、那果,那形、那色、那姿,凝聚天地之精华、日月之光辉、人文之脉搏。它们的所在,便有诗歌、便有密语、便有吟唱。

因之,城市拆迁改造中的大树,总牵着我的目光,系着我的关注,结着我的情缘。我可以勾画出这些年在岁月的流逝中,人们对那些大树漠然——关切——敬爱的轨迹。

原如皋中学饭堂、老关帝庙前,有两棵百年银杏,20世纪60年代我在如中上学时,就已斑驳虬结、高耸天际了。1995年,如皋市区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拆迁改造。当时我在市委办公室工作,正在牵头起草“打通海阳北路,改造建设北大门”的有关报告。我虽多番努力,那

两棵古银杏终究灰飞烟灭。过去时日越久,想起越是心痛。旧话重提,无意追究什么人,只是窥见时代抛下的见识和观念的无形之罩,曾经让我们愚昧,例如消失的大树,例如我们的古钟楼在众人的鼓号中被通力推倒。既然我们已经聪明起来,便不能重蹈覆辙。

时过6年,内外城河整治及两岸改造拉开序幕。当时的市棉麻公司位于现安定广场西南边,“县委诞生地”纪念碑所在的广场周围,列入拆迁规划。

其时我在市人事局工作,去棉麻公司办事时,见他们正忙于把院子里的树木挖走,有一棵铺天盖地的巨大雪松也要搬挖。我看在眼里,心生焦虑。晚上开拆迁动员大会,我在会场上找到当时的分管领导,说:“棉麻公司的大雪松,全市没有比它更大更老的,修路砌楼容易,百年大树长成不易,哪怕规划稍作调整,请您千方百计保留下来!”

他没有犹豫,当即说:“应该应该!好在你提醒。”随即在会场叫来棉麻公司经理,说:“小树可以搬走,雪松不能动,由市

里来处理。”并要他们用木栅栏围好。同时,要求规划部门保护雪松。此后,规划部门在道路划线时,特意避开了雪松,让它位于广场边上,并对根部做了维护。

现在,这棵古老的雪松根深叶茂,冠盖如云,终年苍翠、生机勃勃,枝叶铭记着决策者的明智、驱干汇交着观念的前行。

保护大树名木,国内外都有典范,演绎了许多修路让树、建房让树的故事,这些也逐步在我们这里演绎成事实。雪松故事的四年以后,“全面建设绿色如皋,全力打造生态家园”深入人心,市有关部门联合调查并公布了我市73株百年古树,重视保护大树古树,成为领导、部门和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在这样的氛围中,我无需再为大树的保护去找领导鼓与呼,只须欣然观赏着一处处被保护下来的大树古树,体悟着它们赋予人类的温馨和遐想。

如师门前的马路,为10株古龙柏“瘦身”;门前东南角,一处两棵大冬青、一处两棵古槐树,道路为它们让出一席之地,根部石围宁可凸在路道。集贤桥北河边两侧和通城桥南侧,两大片几十年的水杉林,没有

因为它们与近旁树种的不一致而被砍伐,完整地得到保护、水杉林傲然排列,蔚为壮观,春夏苍翠,秋冬金黄,风景那边独好。颐园小区南大门,为百年银杏让出了道路,一片葱茏。健康桥南侧,新修的三岔路,为几棵大树留下了一片天地……

绿树与时代共处,与人性共存。它们是有灵性的,是有记忆的。在毁林造田的年代,它们无端罹难;在“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它们同样承受漠视。春回大地,它们和人们一起身心起舞;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它们伴随绿色环保观念从懵懂到觉醒再到自觉的步履,走向从容、年轻,走向生机焕发。“古树春风入,阳和力太迟。莫言生意尽,更引万年枝。”时代赋予大树幸运、美满。我为一处又一处的大树在拆迁改造中安然无恙、备受呵护而庆幸喝彩;为一棵又一棵的大树,给新的城市增光添彩而欢欣鼓舞!



情感驿站

时光标本

□陈彦妍

缓缓拉开抽屉,这是承载小学六年时光印记的空间站。看到一件件同学赠予的精致礼物、一封封饱含深情的生日祝福、一张张绽开笑颜的欢快合影,思绪不觉间又穿越了。躺在最深处那本粉色相册瞬间提起了我的兴致。轻轻翻开,绿茵场上青春逐梦的蓬勃朝气扑面而来,那是五、六年级时班级参与校足球联赛时留下的珍贵印记……

开场哨声响起,球员们以奋勇拼搏的姿态,全力以赴迎接人生第一场重要球赛,争取着每一次进球的机会。场下的我们则目不转睛盯着场上的情况,跟着局势变化,手握成拳、凝神聚力,情绪跌宕起伏,还不忘扛着自家“飞云队”的队旗,卖力呐喊,口号声不断,更加以擂鼓助威。中场休息时纷纷递水慰问、加油鼓劲。美少女啦啦队以活力四射的青春舞姿鼓舞队员们士气。球赛让我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感受到班级的团结和强大的凝聚力。当然“飞云队”球员们在球场上肆意挥洒着汗水,不负众望以10比0的大比分大获全胜。我们见证了这场比赛的每一个精彩瞬间,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足球赛的魅力,更感受到强烈的集体荣誉和胜利的喜悦深深烙在我们集体中每个人的心灵深处。

来到五年级的决赛时刻,过去六场比赛的零失球纪录,展现了“飞云队”实力,我们胸有成竹,毫不畏惧。绿茵场上足球小将们激烈争夺、默契配合,足球一直听话地在我方脚下逗留嬉戏,不让对方有任何可乘之机。队长更是一马当先,他带球过人,如一匹汗血宝马勇猛敏捷地躲开一个个拦截的敌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奔球门,凌空飞射,进球!要以点球决胜负了,我发现我们的队长与球员小吴开启了意念交流模式,眼神交流之下心领神会,队长假做射门却虚晃一枪,跨过足球径直跑开;而趁对方守门员中计判断失误之际,小吴出腿直射,足球精准入框。队长激动地跑到小吴身边,撑肩起跳又击掌相拥,这是他们俩独有的庆祝方式。此时不远方太阳金黄的余晖倾泻而下,与这灿烂的笑容一起永远定格在照片中。五年级足球联赛以我们的胜利告终,“飞云队”七战七捷摘得桂冠。此刻对足球的热爱,让心与心的距离更近了。

翻动相册,六年级足球联赛点球之战的画面徐徐展开。当时双方比分拉平、僵持不下,点球大战一触即发,这最终是球员与守门员心理素质的较量。遗憾,这场六年级的冠亚军争霸是我们失败告终。但“胜负乃兵家常事”,我们没有理由去指责任何付出努力的人,同样我们也要感谢球赛,让我们体会到人生不只有输赢,为此奋斗的过程才使我们真正成长——胜不骄、败不馁,付出就是成长。相信敢于拼搏、永不言弃的足球精神将一直鼓舞我们。

轻轻合拢相册,关上抽屉,仍思绪万千。这份抽屉里的时光标本,承载着多少对足球的热爱与执着、多少同学师生情谊、多少的班级情愫呢!正如这个暑假火热的“苏超”,那份南通人骨子里的热爱,正在心中燃烧。



收葡萄

心愿也会过期

□马亚伟

玲姐是我的前同事,比我大很多,当年算是单位的元老级人物。七年前,我们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她性格开朗,心里有话存不住,大家都很喜欢她。

玲姐经常会在繁忙的工作之后捶着腰说:“唉!现在忙死了,我真想赶紧退休。退了休,我有好多梦想要实现呢!不对,应该说是心愿,梦想这个词儿太宏大了,适合年轻人追梦时用,我的那些想法只能算是心愿。比如,退了休我要跟老公一起来一次周游全国,把想去的地方都去了;还有,我年轻时特别喜欢画画,这么多年都没拿起过画笔,退了休我要重新学画,说不定还会成为中国的摩西奶奶呢;还有呢,我还想组织一场同学聚会,一定要把所有的同学都叫来,看看大家都老成什么样子了……”

玲姐每每说起自己的退休心愿,都是一脸兴奋的样子。她说她的退休心愿清单上,已经密密麻麻写了十多条了。等退休有了时间,会逐一完成这些心愿,否则想来可能会遗憾终生。

后来我调动工作,我们联系少了。前几天我在街上偶遇玲姐,得知她已

经退休两年了。我们俩感慨了一番岁月匆匆,很自然聊到彼此的境况。我忽然想起当年她说的那些心愿,于是笑着问起。玲姐被我问这样一问,脸上掠过一丝尴尬,继而又露出释然的样子。她说,退休心愿清单现在还留着呢,不过几乎一样都没实现。当年想去各地旅游,可退了休才发现,体力已经大不如从前,尤其是她的膝盖出了问题,不能长时间走路;而且退休以后好像完全没了当年的心气儿,觉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之类的事是年轻人做的;再加上后来疫情影响,根本没出过门,甚至连附近的风景区都没去过。说到退休后学画画的事,玲姐又叹了口气:“唉,都是因为没心气儿了,根本没学。同学聚会也没组织,想做的事都没做。当年壮志凌云,没想到退了休根本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

玲姐告诉我,她现在帮儿子带孙子,每天忙得不可开交。那些心愿,已经过期了,也就不再想了。玲姐虽然表现得释然,但我却能察觉到她内心隐藏的失落。这些心愿没完成,她是不是觉得“遗憾终生”呢?时过境迁,心愿过期,当年那个满心憧憬的

人,似乎也在岁月匆匆中老得没有追梦的力气了。

这未尝不是人生的一大憾事。想想这一生,心愿真有保质期,我们应该趁着心愿还未过期,努力去实现它。你应该有这样的体验:刚刚从心底萌生出来的心愿,仿佛新出炉的热面包一样,散发着诱人的味道。那些心愿,想起来都让人潮澎湃,不仅充满了激情,也给生活注入了活力。如果能趁着这股热情去实现心愿,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就说玲姐吧,当年她的工作虽然忙,但也不是完全抽不出时间来完成心愿。想旅游,可以趁着假期去;想画画,可以立马拿起画笔;想组织同学聚会,可即刻付诸行动……有一股热情推动着,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心愿的完成。但一味往后推,推到最后,那股子劲儿过去了,万事蹉跎,终成遗憾。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我觉得完成心愿也是如此,有什么想法及早实现,太晚的话,心愿过期,即使勉强实现,满足感也没那么痛快了。

“低情商”老师

□朱辉

就能知道,会约谈相关同学,情节严重者请家长。有了日记的威慑,班上三年间没发生过严重的霸凌事件。大家有什么想法,当面往往不好对杨老师说,但通过日记可以达成有效沟通。

有一次,学校组织大扫除。原本计划半天完成,然而我们清扫完目标区域,临时又加了任务。到了下午,又加了一次任务,一直干到傍晚。我在日记里对此表达了不满,认为学校不应该出尔反尔,给学生树立不好的榜样。杨老师看了日记深以为然,跑去向校长反映。出于对学生的保护,他只是说了一些同学提出了意见,但没说具体名字。可是回到班级,却点名道姓表扬了我。当时我有些恼火,这么多人知道,校长不就很快知道了?杨老师真够幼稚的。然而我并没有迎来什么不良后果,现在想想,或许杨老师信任自己的学生,相信他教的学生中绝无两面三刀的小人。杨老师特立独行,可想而知在注重人

际关系的环境下,在学校一直属于孤家寡人,世俗眼光看来就是混得不怎么好。好在他后来考上了研究生,在当年重文凭、高学历人才稀缺的背景下,再怎么也不会过得很差了。像他这样的老师,我学生时期各阶段都遇上过,全校往往就那么一两个,能遇上真是天大的福报。

冯道在《荣枯鉴》中写道:“人慕君子,行则小人,君子难为也。”一晃如今我们都年近花甲,同学中似乎还没出过杨老师这类人物。不过即便平日里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高情商同学,回忆往昔都很敬佩这类老师。窃以为只要仍仰慕君子,就算不得真小人,因为心中那点暗夜微光并未熄灭。至少知善恶、能辨美丑。身边有些人总在宣扬当坏人才能吃香喝辣,这类羡慕之人,才是无可救药,当远离之。

人生海海,回想此生遇到的几位“低情商”老师,他们就像灯塔,让我们不至于偏离航线。



江海采风

夏蒋村二轮车队

□任寿

解放前后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海安东乡丁所集镇北首的夏蒋村有支“二轮车”队,在丁所、李堡一带特别地惹人注目。这支队伍接客送人、贩海货、贩粮油、贩家禽,样样都来得。在六七十年代的农闲时期,他们送客一趟虽只有二三毛钱,但一天挣个块儿八角钱的,也解决了一家四五口的生计。

夏蒋村紧靠丁所集镇,村里的三队、四队、五队、六队、七队都靠在公路边上,买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出门很方便。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丁所集镇及夏蒋村就通了公路,聪明的夏蒋人感到商机来了,家庭条件好的人家就买了自行车外出做点小本生意。我的外婆家住在夏蒋五队,几个堂舅很早就买了自行车到丁所轮船码头、车站等地接客送人。

据我的一个堂舅说,20世纪60年代买辆旧自行车只要几十块钱,回来后加链条、齿轮、轮胎,辐条换成粗钢丝,后面用两根竹片延伸座位的长度,上面再加上一个棉花布垫,让乘客坐得舒服一点。这样不用办任何手续就能上路挣钱外快了。我有一个表兄十三四岁就到丁所轮船码头做起了接客送人的生意。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期,丁所轮船码头十分繁忙,有开南通、海安、掘港、溱潼、大中集等地的客运轮船。那时,有南通知青下放到海安角斜、沿口,苏州、无锡的知青下放到东台唐洋、三仓、新街等地,他们都是从南通乘船到丁所,再从丁所转坐“二轮车”去角斜、沿口、唐洋、三仓、新街。夏蒋村踏二轮车的就在轮船码头、车站等地等待客人。客班船没到的时候,他们在轮船码头西侧的空货场上打打牌消磨时间。“嘟——嘟——”的汽笛声响起,客班船到了,他们都簇拥到码头上,帮客人拎行李、背挎包,总希望能接到个要走远路的,比如到新街、角斜等地的,一趟跑下来就有四到六毛钱的收入,送到三仓能弄到块把钱,回头有客,收入就更加可观了。

70年代中后期,由于知青逐步回城,以及公路客运班次的增多。乘轮船的人少了,二轮车送客的生意也难做了。夏蒋村人便把目光转向“踏货”的方向。如到如东的靖海、栟茶等地将刚出海的文蛤用自行车运到海安、曲塘、姜堰等地农贸市场上销售或者直接送到饭店。当时,海安东乡广种三麦、蚕豆、玉米、棉花等植物,水田面积较少,农民很少吃到大米饭。于是,夏蒋村踏二轮车的人就到农户家中收购蚕豆,运到泰县苏陈等地换取大米,从中赚取差价,一来一去100多公里,车上还载着200多斤粮食,要是自行车出了故障,坏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其“惨象”可想而知。70年代后期,市场逐步放开,夏蒋村专门贩米的人多了。他们将里下河地区的大米贩到海安东乡丁所、李堡、角斜等地销售,活跃了农村商品市场。当然也有些心术不正的人想从中多赚些差价,将大米倒在家中的塑料纸上再掺水拌和,增加重量,多赚一点黑心钞票。80年代初,海安东乡水稻种植面积扩大,大米的生意难做了,夏蒋村人又将目光转移到贩运禽蛋、家禽上了,将海安的鸡蛋、三黄鸡运到上海、嘉定等地销售。80年代的海安有“百万雄鸡下江南”之说,这下江南的运输队中有不少的就是夏蒋村人。那年头,从丁所大桥到夏蒋村的公路边上到处都是鸡毛飞舞,邻近的李堡街上贩蒜头的人又特别多,农贸市场处处蒜皮飘飘。人们开玩笑说,丁所的鸡毛、李堡的蒜皮,加在一起就是“鸡毛蒜皮”成语的来历了。

90年代后,夏蒋村的二轮车队也鸟枪换炮了,先是重庆嘉陵轻骑,后是“幸福250”摩托,再后来又进化成手扶拖拉机、方向盘式拖拉机、农用货车、卡车等,主要贩运家禽、禽蛋等,销售市场也由上海,扩展到苏州、无锡、常州、宜兴等地。二轮车队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消失了。

零糖社交

□武小芳

小时候,南大街老巷口的糖人摊是我最爱去的地方。刘师傅的手粗大得像老树的根节,总沾着洗不掉的糖渍。他舀一勺糖浆,手腕凌空转动,眨眼间,凤凰展翅、金鱼摆尾便凝在石板上。糖人递过来时,还是温热的,含进嘴里,糖丝甜得钻心。

甜东西吃多了,牙就坏了。夜里疼醒,母亲用棉花蘸取丁香油敷在我的患处。“糖吃多了,总是要还的。”她这么劝说。可天一亮,我又攥着早餐钱去找刘师傅。

二十八岁那年,我在城南开了家服装店。生意刚起步,学人攀关系。茶座、饭局、聚会,我一个一个赶场。为这些社交,我不断打乱自己的正常生活,推了陪母亲去医院复查,误了店里的进货,连儿子学校的亲子日,我也错过。

直到三年后的一个雨天,上游工厂倒闭,断了货源。我想到了社交场上的“好姐妹”。打给李姐,说在度假;找小张,在通话中;跑到王太太家,说不方便。我僵在雨里,冷得直哆嗦。

意料之外,鲜少联系的小沐赶来。她连伞都没撑,头发全淋透了,掏出一个用塑料袋包裹的信封,塞到我手里,“姐,我攒的,不多,你先拿着”。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她准备报技能培训的学费。

雨停后,我走到巷口,刘师傅的糖人摊早已不在。回到家,我把糖倒进锅里,开小火慢慢熬。看着白色的糖粒融成琥珀色浆,空气中弥漫着馥人的甜香。我没有关火,任它从琥珀变成焦黄,最后凝结成一团冒着褐烟且死死扒住锅底的焦黑硬块,呛人的烟味飘满厨房。我木头般盯着那锅发似的糖浆,心里某个部分似乎也跟着熬干了。

我尝试推掉不必要的聚会。起初很难,拒绝时,手心都会冒汗。但几次之后,就习惯了。腾出的时间,能陪孩子写写字、挽着母亲逛逛街,或者窝在沙发,读完一本喜欢的书。

某个春末午后,阳光好得让人发懒。我推出那辆闲置多年的自行车,擦净灰,给链条上了油。骑上去时,咯吱作响。风迎面扑来,心里堵着的那团东西,也一点、点随风消散。

因为喜欢骑车,我加入了骑行俱乐部。里面的陈姐总随身携带薄荷糖,谁上骑坡吃力,她就掏出一颗递过来,含在嘴里,丝丝凉意顺着喉咙往下滑,刚累得发紧的小腿,似乎轻了许多。她常说,在这里,很舒服。骑不动,有人推一把,不用琢磨怎么还人情;不必化精致的妆容,汗湿的衣领也没人在意,就连沉默,也不觉得尴尬。

生意好转后,那些消失的人又回来了,依旧姐长妹短、约茶约饭。有空我也去,但坐一会就走。李姐拉着我的手说:“以前你总抢着买单,现在怎么生分了。”我笑笑,不多解释。

前几日,约小沐沿濠河骑行,骑到西岸边的老柳树下歇息。她掏出保温杯,倒出自制的桂花茶,说道:“前阵去桂花岛摘的,茶里加了点青麦仁。”她望着河面,“最近,我也推了好多应酬,喜欢现在这样,踏实。”

我喝着茶点头。嗯,这样安静地坐着,就很美好。风裹着草木香拂过,对岸文峰塔的影子晃在水里。我们不用着急找话题,连呼吸都慢了下来。没有刻意讨好,没有多余负担。这份松弛的默契,就是零糖社交最好的模样。它不是寡淡,而是把甜留给真心的舒适,像河面的碎光,安稳且刚刚好。